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红与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红 与 黑

[法]斯汤达 著
王伟强 译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前言

【内容梗概】

于连是维立叶尔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他身体孱弱，酷爱读书。他深深崇拜拿破仑，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拿破仑那样穿上红色将军服实现英雄梦想的机会，于是认准了另一条道——穿上黑色教士袍，再慢慢升迁为年俸十万佩蓝绶勋章的大主教。为此，他背熟了全本拉丁文《圣经》和《教皇传》，尽管他对书中所言全不相信。

19岁那年，于连来到德·瑞那市长家中任家庭教师。出身的卑微使于连对自己的尊严格外敏感，而实际上的仆从地位又使他的自尊心时时受到侮辱伤害。为了维护尊严、增强自信，于连与市长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他把这作为向上流社会的报复，充满了快慰和满足。可是夫人却真心地爱上了于连，甚至当她钟爱的小儿子病危，她把这视作是上帝对自己婚外恋情的惩罚之时，也不肯放弃对于连的爱，因为这个来自另一阶级的青年决不同于她那粗俗的丈夫而真正让她体验到了爱情。她的真诚感动了于连，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在市长夫人眼里决非情人兼仆人，于是对她不再怀有占有和报复的快慰，而成了一种纯洁的、自然本性的真挚流露。可是正当两人沉浸于爱河时，事情败露了。一向软弱的德·瑞那夫人此时异常镇静和聪明，



她机智地缓解了冲突。但于连不能再呆在市长家里了，他痛快地拒绝了市长馈赠的金钱，揣着市长为他写的品行优良的证明文件，告别德·瑞那夫人和家乡，来到贝尚松神学院。

神学院在宗教的外衣下包裹着一切市俗的奸诈与伪善。于连谨小慎微、谦恭虔敬，深得院长彼拉神父青睐，被任命为新旧约全书课程的辅导教师。这初次的升迁使于连欣喜若狂。可是彼拉神父受到排挤打击，殃及于连，于连不得不离开贝尚松神学院。经彼拉神父介绍，他来到巴黎的德·拉·木尔侯爵府上，给侯爵当了秘书。

从外省来到巴黎的侯爵府，于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对贵族极端仇视反感，另一方面他出人头地的野心又进一步膨胀了。他谨慎努力地工作，以特殊的强记才能为侯爵的秘密活动效力，甚至得到了一枚十字勋章。侯爵的女儿玛特尔是个骄傲任性的小姐，起初她根本瞧不上于连这个小秘书。而自尊和对侯爵的感恩之情也使于连对玛特尔十分疏远冷淡，这反而刺激了小姐。随着于连才华的渐渐显露，玛特尔终于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于连。但她喜怒无常，性格乖戾，于连忍受不了这种任性的爱，在一个情场老手的传授下，于连略施手段，引起了玛特尔的误解和嫉妒，终于使这个骄傲高贵的公主大叫着“离开了你的爱，我是不能活下去的”，昏倒在于连脚下。

侯爵接到女儿言辞恳切却态度坚决的信，愤怒和震惊使他的举动大失身份，他把能够来到他口里的一切侮辱性的话语射向于连。可是女儿已经怀孕，态度又十分果决，为了女儿，侯爵只得接纳于连这个女婿。他为了于连编造出一个贵族私生子的身份，给他巨款和领地；甚至为了于连弄到了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准备将女儿尽可能体面地嫁给于连。然而就在这当儿，德



·瑞那夫人受人利用，被迫写信揭发于连是一个“毫无任何宗教信仰”，专门“诱骗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的骗子、坏蛋。信件落到侯爵手中，侯爵立刻采取断然措施，取消这桩婚姻，并要于连动身前往美洲，再不许与玛特尔来往。

功败垂成的于连在失望和盛怒的驱使下，来到家乡维立叶尔，向正在教堂的德·瑞那夫人连开两枪，当场被捕。在狱中，于连反省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对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虽然德·瑞那夫人仅受轻伤，可是法庭仍判处于连死刑。玛特尔在狱外为于连四处活动，竭力营救，于连却只有一句话：“我不要上诉。”他在法庭上宣称：“先生们，我没有荣耀属于你们那个阶级……。我不向你们乞求任何恩惠”，因为“即使我的罪没有这么重大，你们也要借我来惩戒如我一般的少年——出身微贱，而敢于混迹于高等社会里的少年。”

于连上了断头台。玛特尔吻过了于连冰凉的头颅后，为他妥善安葬。而德·瑞那夫人则在三天以后，抱吻着她心爱的儿子离开了人世。

【作者介绍】

斯汤达 (Stendhal, 1783-1842)，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原名马利·亨利·贝尔，父亲谢吕宾·贝尔是律师，母亲是意大利裔法国人。7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将儿子交给一个天主教神父管教，指望他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保皇党人。但斯汤达却受外祖父影响，拥护启蒙运动，接受自由思想，热爱文学艺术。中学毕业后，斯汤达在巴黎进入军事部门任职。1800年5月斯汤达骑马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大圣伯纳德山口，追随拿破仑



红与黑

到意大利米兰。也许是自己身上有着意大利血统，斯汤达对米兰一往情深，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文化十分倾心。这对他今后的创作至关重要。1801年底，斯汤达返回巴黎。

巴黎没有什么好的机遇等待着斯汤达，但斯汤达却有幸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学习外语，为其一生创作打下了基础。

1806年，斯汤达随拿破仑进入柏林。此后他一直追随拿破仑，但拿破仑最终的失败使斯汤达事业上的美梦破灭。1814年到1821年，斯汤达定居米兰，并开始其创作生涯。1821年，由于怀疑斯汤达与烧炭党人有关关系，警方驱逐了斯汤达。他只得怀着深深的眷恋离开米兰回到巴黎。这以后的时期，是斯汤达创作最为旺盛时期。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著名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代表作《红与黑》，文艺理论专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等一系列作品，都成于这一时期；并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推动了文坛的创新和发展。

1831年，斯汤达被任命为驻西维达——维基雅领事，这是个教皇统治下的滨海小城，他担任此职直至去世。在这期间，斯汤达继续努力创作，1839年仅用52天就完成了长篇《巴马修道院》的写作。1842年3月22日，因病请假回巴黎的斯汤达中风不治而亡。在蒙马特尔公墓斯汤达坟前的墓碑上，用意大利文铭刻着他生前自撰的碑文：“亨利·贝尔，米兰人，写过、爱过、活过。”

【遭禁经过】

斯汤达写《红与黑》，是明确地将之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来写的，并以“1830年纪事”作为该书的副标题。作者明确宣



称作品“认真地描写 19 世纪最初 30 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并公开承认“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 1830 年的法国人了”。小说的主人公于连，是当时法国社会中具体实在、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但于连的悲剧和作者的政治倾向，都使许多人不能接受这部政治书籍。批评者认为斯汤达是一个“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不尊重的残忍的嘲讽者”，斯汤达忘年之交的朋友，著名作家梅里美也觉得作品表示出作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的仇敌。他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人类灵魂的这一面”。作品发表后的第二年即 1831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丛》杂志准备介绍《红与黑》，请斯汤达就该书的创作谈些感想，作些分析。斯汤达如约写就，交给了意大利的朋友。然而《文丛》杂志却因故被查禁，斯汤达阐述《红与黑》的重要文章也就未能与读者见面。

当时的欧洲文坛，还盛行着浪漫主义。人们习惯于将希望寄托于理想，习惯于用炽热的感情去塑造理想的英雄。斯汤达却反其道而行之，冷静客观地对法国的社会风貌和各式人等作出深刻的剖析。这种手法也不能为人们所认可。雨果这样谈他的感觉：“我试着读了一下，但读不到四页以上。”他认为斯汤达根本就不具备创作才能，“连一分钟也不能想象写作是什么意思。”评论家于勒·亚南则严厉批评斯汤达将作品变成了“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不同的艺术见解还使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和左拉也对斯汤达的创作手法颇有微词。

本来，斯汤达常被有关方面视作危险分子、煽动家，他以前的作品也不曾引起过人们的重视，他似乎并不属于社会作家群中的一个。因此，《红与黑》问世后，只勉强出了 700 册，



红与黑

除了文坛人士外，并未引起社会的重大反响。好在斯汤达对这些似乎早有所料，他原本不指望小说一出版就会引起轰动效应，而做好了长期受冷落的准备。他乐观而自信地指出自己的作品将在 1860 年或 1880 年、甚至要到 1935 年才被人阅读和理解。然而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斯汤达的作品果然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肯定，它们已开始越出了法国国界；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国外的遭遇比在法国更糟糕——它们不再是仅为文坛所批评，而是为官方所忌的禁书了。早在 1850 年即斯汤达死后 8 年，俄国的尼古拉斯一世下令禁止斯汤达的作品在俄国印行，因为他的作品中明显的政治倾向是沙皇所不能容忍的。斯汤达预期自己的作品在 1935 年被人读懂，但读懂的人并不一定赞同它、欢迎它。1939 年，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也因斯汤达作品的鲜明政治倾向而禁止它们在西班牙出版。至于《红与黑》中对教会的客观剖析，对宗教的理解阐释，以及其中“海淫或接近海淫场面”的描写，更使得罗马教廷毫不犹豫地将该书列入了教廷的禁书目录。



目 录

卷 上

第 一 章	小城	(3)
第 二 章	地方官	(7)
第 三 章	穷人的福利	(11)
第 四 章	木匠和他的儿子	(18)
第 五 章	商谈	(23)
第 六 章	生厌	(32)
第 七 章	注定的姻缘	(42)
第 八 章	风波	(54)
第 九 章	乡村的夜晚	(64)
第 十 章	前程与家境相违	(74)
第 十 一 章	一个夜晚	(79)
第 十 二 章	旅行	(85)
第 十 三 章	长丝袜	(93)
第 十 四 章	剪刀	(100)
第 十 五 章	鸡叫	(105)
第 十 六 章	第二日	(110)
第 十 七 章	第一副市长	(116)



红与黑

第十八章	国王亲临韦里埃·····	(122)
第十九章	思考让人痛苦·····	(138)
第二十章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150)
第二十一章	对话·····	(156)
第二十二章	当时的风尚·····	(173)
第二十三章	一个官吏的烦恼·····	(187)
第二十四章	省城·····	(204)
第二十五章	修道院·····	(212)
第二十六章	人间或富人缺少的·····	(222)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经验·····	(234)
第二十八章	仪式行列·····	(238)
第二十九章	第一次高升·····	(246)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	(264)

卷 下

第三十一章	乡村的快乐·····	(289)
第三十二章	走进上层社会·····	(302)
第三十三章	开头的几步·····	(311)
第三十四章	拉莫尔府邸·····	(315)
第三十五章	谨慎和一位虔诚的妇人·····	(329)
第三十六章	说话策略·····	(333)
第三十七章	犯病·····	(341)
第三十八章	什么装饰与众不同? ·····	(350)
第三十九章	舞会·····	(362)
第四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373)



第四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心愿·····	(383)
第四十二章	他是个丹东吗·····	(388)
第四十三章	诡计·····	(395)
第四十四章	女孩子的心事·····	(405)
第四十五章	这个是陷阱吗·····	(412)
第四十六章	午夜一点·····	(418)
第四十七章	古剑·····	(425)
第四十八章	一句错话·····	(431)
第四十九章	幽会·····	(437)
第五十章	花瓶·····	(447)
第五十一章	秘密约见·····	(454)
第五十二章	争吵·····	(461)
第五十三章	神父，树木，自由·····	(470)
第五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479)
第五十五章	道德的责任·····	(486)
第五十六章	出自于道德的爱·····	(494)
第五十七章	教会里的好职位·····	(498)
第五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502)
第五十九章	麻烦·····	(507)
第六十章	剧院里的包厢·····	(511)
第六十一章	恐惧·····	(516)
第六十二章	老虎·····	(522)
第六十三章	失足的地狱·····	(528)
第六十四章	明智的人·····	(535)
第六十五章	暴风雨·····	(543)
第六十六章	凄凉的内幕·····	(549)



红与黑

第六十七章	特殊的监狱	(557)
第六十八章	一个有势力的人	(562)
第六十九章	诡谋	(569)
第七十章	安静	(575)
第七十一章	审判	(580)
第七十二章		(588)
第七十三章		(594)
第七十四章		(600)
第七十五章		(609)

卷 上

真理，冷酷的真理。



第一章 小城

把万物放在一起，也许很谐调，但笼子就不那么热闹了。

霍布斯

小城韦里埃可算是法朗什——孔泰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一排排白色房屋，用红瓦盖成的尖屋顶，铺陈在一个小山的山坡上，一丛丛茁壮栗树与房屋相互衬托形成一幅美丽迭宕的画。杜河在城堡脚下约数百步远的地方流淌着，这个城堡是从前西班牙人建筑的，现已化作废墟了。

韦里埃的北面被一座高山所掩蔽，它是座郁郁葱葱的山，每当最初的寒流来到的时候，嶙峋的维拉山峰便盖满了皑皑白雪。一条奔泻的急流，从山上咆哮直下。那野性的活力给予城里许多锯木厂以最原始的动力。这个简单的工业，是小镇的象征，同时也使城里大多数居民舒适生活，这个小城里的居民以农民为主。但这个小城也并非因为有了这些锯木厂才富裕起来的，它富裕就富裕在印花布的制造，这种印花布又叫米卢斯花布。因此自从拿破仑失败以来，韦里埃全城房屋的门墙，差不多都装修得焕然一新。

一走进这城市，就能听到从一架隆隆作响的机器里发出来的可怕噪声，使人感到一阵晕眩。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因急流



冲击齿轮，一会儿高举，一会儿降落，把路面都震动了。每天每个铁锤不知道要制造出多少万个铁钉。铁锤的一起一落，年轻姑娘的一投一递，铁锤下小钉子的一出一个，令初次来到法兰西和瑞士毗连山区的旅客感到无比惊奇。这就是文明的工业。如果这位旅客走进韦里埃的时候，询问这座使大路上的行人震耳欲聋的制钉厂是谁开的，人们会用一种慢吞吞而又冷冰冰的语调回答他说：“嗨！那是市长先生的。”

这里有条大路直通小山的山顶，只要这位旅客沿着杜河河岸在这条大路上散它几分钟步，他准会看见一个神色匆忙、身材高大的要人。

一看见他，所有路上的行人都赶忙脱帽敬礼，可见其人地位之高。他头发斑白，前额宽阔，鼻子似鹰嘴，穿着灰色的衣服，是一位得过许多勋章的骑士。总的说来，他的面貌还算端正：初次见面，人们甚至还会感觉到他的威严，还有仅能在成熟的中年男人身上才发现的某种可爱之处。但是不久这位巴黎的旅客，就会因他那种骄傲自大和保守狭隘的神态而感到不快。可是，这个人的精明就精明在收债时的凶神恶煞和负债时的拖泥带水。

这便是韦里埃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迈着庄重的步伐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厅，从旅客的眼中消失了，如果这位旅客再往上走一百步，他便会远远看到一座外表相当美观大方的房子，从房子周围的铁栅栏望进去，还可以瞧见大而华丽的花园。那里鲜花盛开，香气袭人。再望过去，便是一条由勃艮第的群山构成的地平线，好象有意被安排在那里悦人耳目同时给人以整体美似的。这一景色倒使旅客忘记了开始使他感到窒息的那种对金钱锱铢必较的污浊气氛。